

谋 杀

——借口预防注射的毒杀

中島宗一

(委任官)

铺着白瓷砖的地板用水洗得很干净，四面的电灯把大手术室照射得通明，在中央的手术台周围，那全身穿戴着雪白的帽子、手术衣、口罩的两位大夫和几位护士小姐，是正在拯救受病菌毒害而濒死的重症患者生命的科学家及其协助者。全力以赴的紧张空气充满了室内。

手法熟练的护士小姐依次传递手里接到的刀、止血钳子、镊子、纱布等等，手术敏捷地进行着。在大切开的胸部露出的心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胀一缩的情景。

这里是武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为了学生的实地学习，手术室的顶棚是圆形玻璃盖的，从上面可以看到手术的情况——这是一种教室。我们靠近，屏住气息，凝视大夫精巧动着的手指。

“这是在手术中最为困难的肝脏部分的大手术。”听到给我们作向导的护士小姐这样低语，我清晰地想起11年前的一件事情，自责的念头不由得冲击着我的胸膛，心如刀绞。

在齐齐哈尔全福胡同，有一所挂着北满资源调查所牌子——粗体字写成——的房子。从正面出入的人不多，在后门有时可以看到出入的人影。不知真相的人，总觉得这是一所冰冷凄凉的房子，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幢房子原是龙江省地方保安局军官宿舍，现在充作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特别搜查班的工作室。

1945年6月中旬的某天，我在这幢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和同事中的龙江省地方保安局第一股股长委任官表胜、委任官荒木彻志、岩木清人、神津精治、大仓参次，以及警务厅特务科警尉小林芳郎、成田正一等一起，在有些不平静的轻微兴奋中，预想今后会出现的事件而热烈谈论着。

“龙江省的成绩上不去，莫非都在睡觉吧！”在中央的督促下，特务科长齐藤润吉叫来了科员河野明，进行了申斥和鼓励。顺次轮班，担任这项工作的该第二股股长荒木了。

“快点搞个什么事件！”河野催促着说。如果不搞个事件，不但有关成绩，对于获取工作费的预算也有影响；不仅不能搞豪华宴会，对于河野来说，还面临着不能养活在龙江饭店用女招待名义窝藏着的小老婆的切身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制造一个事件。这样，根据荒木的情报工作，就出现了所谓“苏联在满谍报工作人员”的案件。在1944年初，齐齐哈尔市逮捕了一个30岁左右的朝鲜人。

尽管用吊起来、灌凉水、殴打等刑罚连日连夜地逼迫招供，但是，那朝鲜人嘴里吐露不出这样的事实。荒木害怕他的计划落空，发疯似的更加残酷地拷问。但是，不论怎样拷问，这个人都不屈服，坚持说这没有事实根据。在他前面，荒木已经很快地感到束手无策。荒木把那朝鲜人受到残酷拷问而受伤、身体极度衰弱当作好事，仿佛认为“就这样死去

反而倒好”，没有予以任何治疗，扔在单人牢房就不管了。朝鲜人不屈的气魄使自己肉体恢复了健康。

此后，对于这个朝鲜人的处理，荒木同河野和齐藤商议过。由于已经作为重要嫌疑犯报告上去，也有体面的问题，还希望找到什么更好办法，但是从科长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指示，不能一直关在保安局的单人牢房，只好又把他转移到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的拘留所去。这样也有一年多了。

特务科长更换，中央保安局的科员春口宗男作为新任特务科长到任了。那时，正是日本处于最后的紧要关头，盛传将在日本本土作战。在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也进行得越来越公开和活跃。预料到由于苏联的参战而出现的紧急局势，日本急于加强镇压人民。这是1945年5月底前后的情况。春口办完事务，遍访了有关各机关，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6月中旬的某天，在保安局官厅的事务官室，听取了河野和荒木的报告。

“警察局急于清理拘留所，催着要赶快处理这个家伙，怎么样？和科长谈谈对他的处置吧？……”荒木对河野小声说道。

春口问河野：“什么事呀？”

“老实说，有一个人很不好办……”

河野把自己的问题放在一边，把责任都推到前任科长齐藤的身上，报告了这个案件从逮捕到今天的经过。

“这样一来，事到如今，打发也打发不了，又不能解送。”河野感到为难地说着。

“还说什么！你们打算把这件事还拖到什么时候？”春口责问道。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总拖下来，打算早早处理掉算了。”

我好几次和科长商量，但是无论怎么说，科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所以就……”河野稍微看了一下荒木的脸说道。

还没有听完河野辩解的话，春口就好像是让人看到他气量大似的下了指示：“好，我负责，马上就干掉！”

“荒木君，科长这样说了，就要赶快去办！”河野用兴奋的语气回过头来看着荒木说道。

“要是干掉，那用什么办法才好呢？……”他又自言自语道。

“怎么样？使用过去的注射办法试试看！”荒木提出了早就想好的计划。

“注射吗？唔，那也很有意思呀。我从元吉科长那里听到过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宣传。究竟是有多大效力的东西呢？试一下看看也好嘛！”由于春口赞成，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决定了。

所说的这种注射，是1938年4月的事。那时，随着中央保安局的成立，担任防谍工作的第三科设立了“特别室”，研究试制在跟踪、谍报、伪装、变装和爆破、防火等活动中使用的器械、药品。到了1941年，特别室扩大成科，成立第八科，聘请东京帝大医学院毕业的元吉为科长，录用了几名高等工业应用科学和药物专门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研究和试制向来用于阴谋策划的杀人注射液、麻醉药、催眠剂等各种毒药。并且，委托奉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几名医师合作研究。就这样，在这里极其秘密地制造了各种药物，分发到地方保安局去使用。

被铃声召唤，我到了事务官室，当时，他们三个人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实说，是处理一个朝鲜人的问题，也想请你帮帮忙。”河野对我说。

我代替荒木担任第二股股长刚到任不久，听到河野这样说，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还没有交接完毕，所以，关于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谈……”荒木于是简单地说明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是吗？那就干吧！”我高兴地接受了。

为了让那个朝鲜人在打注射针的时候老实一点，不得不对他进行巧妙的欺骗。荒木对他说：“明天释放，决定让你回朝鲜。但是，现在传染病正流行，必须进行预防注射，否则不能乘火车，所以必须打完针后才能出发。”这样一骗，那朝鲜人同意了。为了防止泄露秘密，注射在旧保安局军官宿舍内进行，到场者只限部门的有关人员。注射由曾经担任过卫生兵的成田来做。具体问题就这样商定了。

“可千万别出错！”在河野交代完之后离开事务官室的我和荒木，面对面傻笑着小声说道。

“明天可有意思了！”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旧保安局军官宿舍等着把那朝鲜人带来。

“怎么啦？怎么费了那么大的事！……”荒木等得不耐烦，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围着屋子转。

“嗯，该来了吧。”我也站起来，透过窗户眺望着街头。

大陆特有的夹衣季节很快地过去，一下子暑热来临，午后两点钟的太阳今天也像是火烧似的照射着大地。拉着客人跑的人力车夫，脸上充血，通红通红的。

“来了！来了！”出去了解情况的神津的声音，使我们慌乱起来，曾经商量好的准备工作似乎混乱了。看到额头上出着汗进入屋内的志村，荒木等不及地说道：

“怎么啦？很费事吗？”

“一走到外面，那家伙就脸色苍白地倒下了！”志村一边用手绢擦汗，一边开始谈起那朝鲜人的情况。

根据志村的报告，昨天荒木对那朝鲜人宣布“明天释放”，晚上他就几乎没有睡觉。今天，从早晨起，他就注意外面什么时候来接他，坐也坐不住。带他走的志村等两个人陪伴着他，他很精神地走到屋外。不过，走了几米，他就晃悠悠地东倒西歪起来，一下子就像塌了似的摔了下去。

他坐在太阳光线照不到的微暗的单独牢房里，一步也不许走到屋外去，过了一年多，突然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一时经受不住而出现脑贫血。

“经常说的无精打采这个词，说的就是这样。人是格外脆弱的东西。只一年左右没有晒到太阳，就成那样了！”志村一边傻笑着一边这样说道。他突然又严肃起来。他说，把那朝鲜人抱到军官宿舍里，泼上冷水，让他稍为休息，担心他是否能活动，就申斥地问：“你这样回得去吗？”他紧咬着牙站起来回答道：“没有问题。”

“一心想要回去的家伙是很担心的呀！就是那样，也还是要回去！”

志村奇怪地补充道。

“是吗？这个家伙看来是完全相信能够回去了！”

荒木对着我的脸傻笑。我也笑起来，大大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正经地问志村。

“因为他太难受了，正让他休息。”

“快一点叫他去舒服不好吗？还不开始吗？”我和大家商量着说道。

“哈哈，让他舒服去吗？那么带他来吧。”

在荒木指示下，志村出去了。

“喂，科长先生，好好干呀！”他嘲弄似的从外面喊着。伪装成科长的我，体会到一种滑稽心情，一屁股坐在铺着漆布的大桌子前面的转椅上，俨然一副科长的样子，伺机行事。

砰，砰，一阵敲门声。

“嗯！”随着我傲慢的回答声，那朝鲜人被志村抱着似的进来了。

“这是科长，想要和你谈点什么。”我装着好像是以我为中心正在开着什么会议似的，荒木在当中告诉站着的朝鲜人。朝鲜人听到荒木的话，对我恭敬地低下头来。我对他拍了一下下巴说道：“你坐下！”他坐在志村拿出来的椅子上，仍然不停地喘着气，痛苦地大口呼吸着。

在我前面的他，高高的身材，健壮的身躯，使人感觉到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健康的。现在看起来，颧骨高高地突出，眼窝塌陷，在宽阔的额头上垂下来的头发蓬乱，红褐色，完全失去了光泽。

“我想，荒木君已经对你说了，调查的结果，搞清楚了你没有嫌疑的事实，因此决定今天释放。”我装模作样地说着。他凝视着我的脸。我和他视线相遇，不觉又有那种滑稽的心情。我对他露出安慰似的笑容，说道：“长期的拘留给你带来不幸呀！”

我想，自从用没有事实根据的罪名加以逮捕，一年有余，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也没有向谁申诉的办法，充满怨恨和苦闷的长期狱中生活，只用一句安慰的话是不能消除他所受的那种程度的痛苦的。但是，想不到现在就要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他相信这一点，那种痛苦和怨恨便好像能由于今天的喜悦而抹掉。他用无言的微笑回答了我的谈话。

“听说你想回朝鲜去，回去打算干什么呢？”

“是的。因为家里是干活的农民，我也想回去当农民。”

“噢。那么，你们家几口人？”

“妈妈和妻子，再加上孩子，有三口人。”

“是吗？那个孩子很让你挂念了吧？”

处于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命运的境遇，怀念那等待丈夫的妻子、盼望父亲的爱儿，悄悄流着的眼泪濡湿了枕头，难于安眠之夜不知有多少。现在，可怜的妻子不久就能够会面了，他的眼睛闪耀着生气勃勃的光亮，他的思念飞向了遥远的故乡。他透过窗子盯视着空中的远方，不由得稍微叹了一口气，轻轻点了一下头。

“你没有旅费吧？虽然少了一点，你就拿去吧！”从河野那里拿来的准备好的10元钱一沓的200元钱，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来，我当面交给了他。他惊奇地直盯着我的脸，畏缩地后退着。荒木对他说道：

“是科长特意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还是收下的好！”

“谢谢！”

在荒木催促下，他从我手里接过钞票，放在膝上，用两手抚弄着，从俯视的眼里，喜欢的泪水一滴一滴把这沓钞票都弄湿了。我看到这个样子，和同伴们一起在现场久坐，细看这个逐渐钻进圈套的即将被捕获的东西，像不断舐着舌头的魔术师那样，心中暗自高兴，一致点头会意。

随着一阵砰砰敲门声，没有等里面回答，大仓就进来了，向我报告说：

“科长，请的大夫来了！”

“是吗？已经请来了吗？在哪儿打针呢？”荒木和我商

量似的说道。

“马上就完，就在这儿吧！”我说道。

“那么就领大夫到这儿来吧！”荒木对大仓指示道。

由大仓领着进来的成田，穿着白衣罩衫，戴着口罩，一只手拿着注射器。“呀，您辛苦了！”我致意道。他沉默地轻轻点了一下头。

“那么就请快一点吧。”荒木催促着说。朝鲜人把手里拿着的钞票很郑重地放进上衣口袋，脱去了因有污垢而连条纹也看不清楚的衣服，把已经磨破仅有残余样子的衬衫袖子卷了上去。

“不用站着，坐下也可以！”成田不叫他站起来，仍旧让他坐着。

“那么，借一下您的桌子用吧！”他说着，在我前面的桌子上伸出了手臂，开始用脱脂棉擦拭。一下、两下……在那被污垢弄得看不清楚本来面目的胳膊上，显现出苍白的肌肤。在肌肤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大的静脉。在静脉上，猛一下子扎了进去。刚一扎进去的时候，他意外地看了一下成田的脸，什么也没说，一动不动的。

一秒、两秒……我们用眼睛把注射液量的减少和他的脸频繁地进行比较。注射液还没有减少到一半，他“呜”的低沉呻吟着直立起来，突然当场朝天仰倒。

在屋外偷看情况的人蜂拥跑来，和我们一起围上了他，注意看他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样子。

“呜！呜！”他横眉立目，从嘴里吐着白沫，呻吟着。

“喂，快点！快点！”荒木害怕呻吟声音传到屋外，慌忙大喊着。小林抬起一只脚，用脏鞋踩上去，堵住他的鼻和嘴。

“哈哈，看样子好像是完蛋了。”

看来，他连哆嗦一下都不行了。小林收回踩上去的脚，露出咬紧的牙齿，看见了那副惨相：往上翻着的眼睛半开着，唾沫泡和土沾污了面部。

“特意叫你早一点去舒服，干嘛露出这么怨恨的叫人害怕的凶相！”小林说着，呸的吐上一口唾沫。

抓到了很大猎物的猎人，沉浸在兴奋之中，在尸体前畅所欲言地谈笑着。我们连话也说得厌烦了，在全关闭的屋子里感到暑热突然袭来。

“喂，冰镇啤酒等着呢！快收拾！干干净净地来一杯！”我督促大家着手处理尸体。

我们把尸体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之后，到委托医生那里，让他写好注明是心脏麻痹致死的验尸证，叫来了市卫生队，就要送火葬场去了。

“闻到给阴曹地府送礼的钱的气味了！”我们这样说着，从死者口袋里抽出阔迹未干的钞票，塞进腰包，抢先跑到外面，拥进街上的高级饭馆。

于是，“为庆祝赫赫战果，干杯！”我们忘记过了多少时间，发疯似的一边喝酒一边敲敲打打，喧闹了一个通宵。

日本的医学在世界上仅次于德国，高度发达，我曾经引以为荣。但是，我所夸耀的医学，现在在我的眼前，却不是用这种力量救活处于濒死境地的人，相反，像用我的手所做的那样，是杀害本是身体健壮的善良而和平的人。在中国，现在正期待用10年的时间消灭地方病，并倾注全力进行扑灭细菌的科学研究，而我们的医学却是培养细菌以促进传染病流行的医学。

简 历

原籍：长野县下伊那郡

出身阶级：农民

最终学校名称：南信学院二部毕业

学校毕业后的职业：农业

最后所属：旧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

被捕时间、地点：1945年10月8日，旧齐齐哈尔市白济工厂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搞阴谋，这是侵略者贪图自己的利益、侵犯其他民族而惯用的伎俩。

当时统治东北三省号称精锐的张学良军队，仅在一夜之间就受到铁道守备队少数兵力的毁灭性打击。满洲事变^①的起源——柳条沟事件就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他们甚至抬出引退的清朝末代皇帝。用那皇帝，以“日满一体”、“一德一心”、“五族共和”为建国大计，以建设“王道乐土”为目标，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帝国在那陷入贫穷和军阀压制的困境中的东北三省，伪装成救世主的模样，可是，在这背后却建立了731石井细菌部队，并以“反满”、“抗日”、“盗匪”、“间谍”等罪名逮捕了很多民众，不经审讯就作活人实验，反复进行残害。这就是关东军。

如果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那么，我作为它机构中的一员，从1932年起担任“满洲国”警官，迈入侵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略中国的行列，直至日本战败，13年间大部分是过着特务警官的生活。我对善良的居民使用阴谋手段，把他们培养成密探，操纵他们，玩弄权术，把中国人民投狱杀害，等等，我是一直埋头于这些阴谋工作的。

1956年，我作为中国在押战犯，从拘留到缓期起诉，终于回国。当时，使我最感痛苦的事情之一，是见到带有星条旗徽记的在空中飞行的军用飞机，见到乘着吉普车到处跑的美国兵。一旦有事之时，他们果真会为了我们日本国民而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吗？我不得不抱有这种深深的疑虑。

1945年8月，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满洲，关东军以执行作战计划为借口，不战而暗地里一齐向朝鲜国境退却，铁路全线不通，开垦团、少年义勇队和一般日本人都被弃置不顾，为此自杀、饿死、得传染病而死亡的不计其数。今日中国的日本遗孤问题就是因此而带来的。对同胞尚且如此的关东军，对原来的当地居民那就更加无法说了。例如，为了阻止苏联军队的进攻，听说计划炸毁松花江大坝。如果这个计划实现，那么，吉林、长春两市市民中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将会被全部吞没，这种结果不是很明显吗？日美安全保护条约，美军的核保护伞，对于我们日本国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通过本身的体会，不得不强烈反对。

我当年在苏联拘留时，从一个苏联人口中听说，“不论是什么国家，只要留驻别国的军队，就绝对不会带来和平。”这样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年轻一代的人们，必须警惕统治者的阴谋！

（中岛宗一）